

别开枪是我

镜头可以记录美好的瞬间，也能备忘邪恶和丑陋。在小人物手中，则成为可怕的陷阱



刘洪◎著

他们本来只是想发点儿小财，才在豪华酒店安装了针孔摄像机。偷情的人不乏有钱人，而且这些人是不会报案的。

有一天，他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眼前的香艳情景让他们紧张激动，也看到了发大财的机会……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郑大文 *04010/66813-*

别开枪是我

镜头可以记录美好的瞬间，也能备忘邪恶和丑陋。在小人物的手中，则成为可怕的陷阱



刘洪◎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录

CONTENTS

引 子	001
第 一 章 酒店里偷装摄像头	007
第 二 章 两条咬钩的鱼	011
第 三 章 闯入镜头的高官	019
第 四 章 收到神秘的 U 盘	028
第 五 章 与副省长谈判要价	038
第 六 章 酒店视频里的线索	042
第 七 章 惊天秘密败露	048
第 八 章 让卖命的人对付两个混蛋	060
第 九 章 突破暧昧的防线	065
第 十 章 夜晚街道传来的枪声	076
第十一章 病床上的审问	088
第十二章 两逃犯必须归案	102
第十三章 最后通牒	105
第十四章 半夜公寓的突袭	109
第十五章 非常规警民合作	121
第十六章 御茶园里的机密谈判	127
第十七章 侦探的背叛	139
第十八章 蹩脚侦探给了重大线索	157
第十九章 审讯桌上的字条	174

目 录

CONTENTS

第 二 十 章	葬礼	183
第二十一章	软禁伪董事长	187
第二十二章	副市长趁火打劫	190
第二十三章	国土资源局的迎新酒会	194
第二十四章	床上的阴谋	200
第二十五章	又一个艳情视频事件	205
第二十六章	抓奸在床求升官	219
第二十七章	案件露出一线亮光	229
第二十八章	为一只 U 盘展开争斗	242
第二十九章	“老干探”躲过警察躲不过贼	264
第 三 十 章	徐副省长的眼泪	276
第三十一章	吸毒过量致亡背后	288
第三十二章	顺利出国	292
第三十三章	神秘帖子泄密内幕	296
第三十四章	叔侄反目	304
第三十五章	穿上警服好杀人	307
第三十六章	别开枪是我	313
第三十七章	没死就成了麻烦	317
第三十八章	陷阱里的最后搏击	325
结 局		337

引子

“你是说，敲诈!?”黑子的眼珠子瞪得有乒乓球般大。

金良一探身，隔着桌子捂住黑子的嘴，压着嗓门对他说道：“你小点声，怕人不知道是吗?”同时警惕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嘈杂的小酒馆里，喝酒的男人们都忙着吹牛，有几桌的客人看样子已经喝高了，高声大噪地和人说着自己不平凡的往事。两个女服务员也凑到柜台那边，和柜台里面的老板娘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根本没人留意这两个密谋的家伙。

金良把手收了回来，努力让自己从刚才的慌乱中镇定下来，少顷，把面前的一小杯二锅头端到嘴边，神情泰然地一饮而尽，然后冲茫然闭着嘴的黑子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这可是犯法的，一旦让警察逮住，我们可就得蹲监狱!”黑子压低的声音略有些嘶哑。

“我都想过了，万无一失。这叫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见过两个在外面胡来的人，把自己的丑事满天下宣扬的?哎，咱只要别太贪喽，给他们留些余地，别敲人家太狠了就行。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咱要拿下的可都是些有钱的主儿。”说着，金良脸带不屑地四外瞄了一眼，扭头冲黑子接着说：“有钱人可不来咱这苍蝇馆子。哼，即便是留有余地，呵呵，黑子，你小子还得发挥点想象力，不是哥哥说你，这方面你还真得跟着我提高提高。”金良一边说，一边自顾自又端起了黑子给他重新斟满的酒杯，再次一饮而尽。

金良刚才对黑子说的发财计划,就是买来针孔探头,悄悄安装在高档宾馆的房间里,拍摄那些撞上门来开房间幽会的男女们,用贴身肉搏的录像来敲诈他们的钱财。

昨晚金良把一切他认为不妥的事情都搞清楚了之后,余下的时间里忍不住想:收到这些东西以后对方会是怎样一副德性,那里面的内容一定让他们目瞪口呆,他们一开始可能会破口大骂,骂躲藏在暗处拍摄的家伙卑鄙,但马上就会愁眉不展地苦思对付他的办法,可他们对隐藏在暗中偷笑的他无计可施。一想到这些,金良的精神就极度亢奋。

对付那些不合作的家伙,金良也想好了,那就让他们的丑态暴露在公众眼前。在高级宾馆开房的人,非富即贵,能让人身败名裂的丑闻,他们当然想捂得严严实实。那好,拿钱来!有身份有地位又有大把钱财的人,开的价码低了那是对他们的侮辱!一想到这里,金良一扫自打和老婆离婚以来的积郁,心情大好且踌躇满志。在他看来,一条发大财的捷径终于让他找到了。

金良昨天晚上宿没睡。一个多月前,自以为对股市颇有研究的他,在新一轮大跌行情中输掉了全部身家之后,几乎天天窝在家里睡大觉。在装修公司做装修工的黑子一抽出身就跑来看他,来时手里拎着吃的喝的,把萎靡不振的金良从床上提溜起来,或者陪他说闲话,或者留下来陪他吃饭。要是妹妹靖宜回去吃饭,他还得赶回去给她做饭,两头都得忙。不能留下来陪金良时,临走总不忘翻翻金良的钱夹子,瞅里面钱少了就放上个一两百块。这个时候金良也不说话,抬眼望着天花板,偷偷地吁一口长气。有时靖宜也来看看金良,帮他打扫打扫乱七八糟的房间。

黑子大名叫靖万祥,十四岁那年父亲得病死了,那时候靖宜才十一岁。两年后,他母亲改嫁去了新疆的一座城市,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十六岁的毛头小伙子了,任他妈和左邻右舍磨破了嘴皮,也没说动他跟母亲和继父一块儿走。靖宜一路哭着被妈妈拉到了火车站。大黑子三岁的金良陪着红肿着两眼的黑子,悄悄躲在车站的一个僻静角落里,看着长虫般的绿色火车把兄弟的两个亲人带走。在火车开动的刹那,靖宜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看见了躲在角落里不肯出来见她的黑子。

黑子掉头就跑,速度快得就像冬天里凛冽的劲风,泪水从眼眶里喷涌而出,飞溅到后面紧跟着他的金良的脸上。

后来金良去了北京上大学。1999年,金良大三放暑假回家,黑子去他家看他,那时的黑子已经长得人高马大的了。黑子的身后紧紧跟着一个亭亭玉立、模样俊俏的小姑娘,她红着脸躲在黑子身后,不敢跟金良正面相向。黑子伸手把女孩捉到前面,憨声笑着对金良说道:“良子哥,我妹妹靖宜回来了。”回身催着妹妹和金良打招呼:“叫良子哥!”

靖宜叫了一声“良子哥”,勉强能听得到,立刻就又躲到黑子身后再也不出声了。

靖宜几年前跟着母亲和继父到了新疆,两年后一个人回到了哥哥的身边,黑子跟金良提过这事儿。没去新疆前,小姑娘和金良没有这般生分。金良心里暗想,小丫头成了大姑娘,变得腼腆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再者哪一个家庭经此一变,别说是一个小女孩,就是成年人怕也要受不小的影响。

那一年黑子十九岁,靖宜十六,正在上高一。黑子在一家装饰公司当工人,兄妹俩住在城市改造后分的单元房里。两家过去住的平房都已经拆了,那一片的住户都已经搬到现在的这个小区,不过两家住得还是不远,也就隔了两栋楼。

大学毕业后,金良到了市教育局办的一家报社当编辑,报纸主要针对中学生发行。虽说工资不算太高,但这份还算体面的工作让他觉得挺满意。两年以后他和一位在建设局做文员的姑娘结了婚,新娘叫苏小玲。建设局是事业编制的,单位越来越吃香,让她在朋友们面前颇为自负,即便是在金良面前,这种情绪也时常流露出来,特别是当金良所在的单位改制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时候。

他和苏小玲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两人见面那天,打苏小玲一出现,金良就被对方牢牢吸引住了。苏小玲细腻洁白的皮肤和玲珑曼妙的身材曲线,再加上顾盼生辉的灵动眼波,让对寻常女子从不多看一眼的金良生生地怔住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打从第一次见面以后,金良就发挥起他的聪明才智,天天冥思苦想讨苏小玲的欢心。皇天不负有心人,半年以后当真让他抱得美人归。结婚后的几年当中,两人天天同进同出,真是羡煞旁人。金良疯狂地迷恋着苏小玲的身体,每当两人独自在一起,他就迫不及待地抱着丰满白皙的苏小玲,两人纵情恣肆于身体运动,每一次都像是最后一次。

小玲所在的建设局是个权力很大的单位,主管全市工程建设、建筑业、房地产业,权力大油水自然也就丰厚。可是她在单位里也只是个小小的文员,薪水再高也就是那几千元钱,比不得那些手里有权的人,天天有人堵着门口求着办事,涎着脸哈着、送着,锦衣玉食、豪宅美眷的。

小玲本身就非常爱慕虚荣,天天受着这种刺激,那就不是羡慕和嫉妒的事儿了,简直是对她的折磨。两人感情即便再好,性生活再和谐,也抵挡不住实实在在的物欲对人精神上的折磨。金良处处都让着她,使她养成了拿金良撒气的习惯,心情不顺时,就开始怪自己的老公没有本事,憋屈了自己。夫妻关系在这种埋怨和不甘的情绪里,逐渐地败坏了。

当婚姻快走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他们分手了。好在没有生育子女,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也没有太多的财产要分,很快,两人就办好了离婚手续。具体因为什么分开,金良对好兄弟黑子也没有透露过只言片语。

200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苏小玲带着自己的几大包衣物离开了,接她的是她的闺中蜜友孙丽。邻居们只顾看她开的那辆外形夸张的红色大众甲壳虫小车,没人想到这曾经是昔日恩爱的一对小夫妻,此后就要作鸟兽散了。苏小玲离开的时候,金良没在家也没在单位,他在离家不远的证券营业部热闹嘈杂的大厅里,看着飘红的屏幕亢奋着。因为单位已经正式通知他下岗了,从离婚和下岗这两项人生最重大的变故中缓过点神来,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挪到了股市上,期冀着靠他的聪明才智,在这个能产生财富奇迹的平台上扭转人生时局。

金良进入股市时正值股市疯狂上涨阶段,听了那些每逢市场大好就唾沫星子乱溅的“高手”的建议,金良用手里的所有存款买了那些低价股,希望能以小博大。手里的这些低价垃圾股不断上升,这大大减轻了苏小玲的离开带给他的痛楚。他幻想股票能带给他财富和尊严,开始他的新生活。接下来,他不仅把自己几年的积蓄压在这些股票上面,还借了在北京的姐姐十万元,就连黑子也被他说服,拿出了仅有的两万元投了进来。

5月30号这天,股市的巨大泡沫被政府一则“调整印花税”的消息捅破了。紧接着是接连五天恐慌性的抛盘,每天开盘半个小时就大面积跌停,整个中国股市惨不忍睹。金良却固执地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调整,坚持捂股不抛。之后他领略了股市的残酷——他亏掉了全部积蓄和借来的十万元,黑子

的两万元也只剩下了八千。

经历了炒股的失败,金良就像冬眠的蛇一样赖到床上,不思也不想,每天只管倒头大睡。有一天晚上黑子过来看他,金良吃过黑子带来的饭食,看着他收拾桌子的当口又睡了过去;第二天晚上黑子又过来,睡得迷糊的他以为黑子一直没走,问他怎么还不走,把黑子问得愣怔了。黑子回去笑着和妹妹靖宜说了此事,心软的靖宜听着听着眼圈就红了。后来靖宜更频繁地去金良住处了。靖宜在,金良也不好意思躺在床上睡大头觉,只好起来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说话,渐渐地他不再那么萎靡不振,开始有规律地作息了。

靖宜高中毕业后读了三年的医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在本市的一家医院里做护士。因她人生得俊俏,性子又温柔可人,给她做媒的人不少,介绍的小伙子也都是条件很不错的,可靖宜都推掉了。为了这事,黑子跟妹妹都急过好几次了,可靖宜说哥哥没有谈对象,自己的事不急,把黑子弄得火不得气不得的,只好耐下心来给妹妹做思想工作。

靖宜每天给金良带回来报纸,让他不至于和整个社会脱节。一天,报纸上一则《两大学生偷拍情侣性爱视频敲诈》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新闻报道了两个大学毕业生在深圳买来针孔摄像机,安装在五星级酒店偷拍下房客的性爱视频,进行敲诈。金良把报道的细节反复推敲,寻思着两个学生敲诈的事情败露的原因,并一遍遍设想如果自己操作,将会是怎样的结果。天光大亮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实施自己的偷拍敲诈计划!

按照计划,第一步是买到适合安装在隐蔽处,能拍摄到清晰画面的针孔摄像头。接下来几天,金良长时间地坐在电脑跟前,在网上查找他需要的东西。金良找了几家看起来比较正规的网店咨询了一番,弄明白了他需要的针孔探头的参数。目前市场上有两种针孔摄像机,一种是 CCD,一种是 CMOS。CCD 的清晰度略好于 CMOS;低照度方面(就是能在光线不强的情况下进行清晰拍摄),金良听取了提供商的建议,采用 1LUX 照度的探头;拍摄视角基本上是 60 度角;最为重要的是镜头,为了便于隐蔽,金良决定选择外露只有一毫米的。一毫米的镜头真的像针尖一般大小,如果不提醒,即便是把摄像头放在你面前,你也永远不会察觉到,而这个一粒灰尘般的针尖式的玩意,会把你的影像纤毫不漏地拍摄下来。这让金良惊讶不已;再有就是影像的传输方面,在各式各样的传输形式中,内置无线上网装置,可通过互联网将录

像传输出去的方式最为隐蔽；最后，具有彩色 CCD，1LUX 低照度，直径一毫米针孔镜头的一款火柴盒般大小的摄像机被金良选中。

晚上金良和黑子两人来酒馆喝酒时，他才告诉了黑子自己的打算。金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黑子心目中的分量，自己的任何想法都能得到他无条件的支持。不过，如果成功率不大，金良是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的，他对这个发财办法有十足的把握。不出他所料，黑子只是开始时感到吃惊和担心，在金良自信而富有条理地解说完后就只有点头的份了，和金良一起情绪激动地憧憬起了未来。两人喝光了两瓶低价白酒，黑子红着两眼像擂鼓一样“咚咚”地捶着自己结实的胸脯，对金良说：“咱要是发了大财，靖宜……靖宜……我一定让……靖宜过上……像模像样的……生活！”

金良收起笑容，一脸严肃地说：“会的，一定会是那样！”

第一章 酒店里偷装摄像头

金良在网上与卖偷拍设备的商家协商好后,购进了他需要的设备。三天后,快递公司把货送上了门。

他小心地打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袋子,取出小巧的电子设备,发现货与对方之前展示的东西毫无二致。付了货款和邮费,打发人走后,他迫不及待地连接上设备捣鼓起来。

金良按说明书把设备连接好,把附带的光盘上的文件装到电脑上,最后把摄像头接上电源,一切安排就绪。摄像头自带的无线发射装置通过互联网,把拍摄到的视屏传输到电脑上。他小心翼翼地把只有1毫米直径的摄像机镜头对准自己,马上,自己的面孔出现在电脑显示器上,他不禁笑了。接着,他按照说明书把视频记录在电脑硬盘上,然后把视屏在电脑上重新播放。他看到了视屏中自己刚刚像个调皮的孩子般在镜头前手舞足蹈的画面,他兴奋得双手握拳大喊了一声。看着面前的这个小玩意儿,他仿佛看到了一座城市马上就要匍匐在自己的脚下,遭妻子背叛的耻辱以及股市崩盘带给他的失望等烦心事都将一去不复返,美好的新生活将通过这个“宝贝儿”得以重建,他和朋友的命运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设备安装在哪里,这让金良和黑子头大了两天。开始,金良倾向于安装在大型洗浴中心,因为那里本地人光顾得多,人们除了洗浴,还会选择在标准间和情人幽会。这里的标准间比宾馆的要大不少,装修更高档且价格比较

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高档豪华的洗浴中心往往有年轻漂亮的女子给客人提供性服务,越是高档的地方,服务越是到位,这是人人皆知的“秘密”。

金良最后还是放弃了假日酒店,他认为,假日酒店再高档也比不上五星级酒店。幽会的男女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应该选择最高档且最知名的五星级酒店。最后,金良给黑子总结道:“在选择‘客户’上,我们的原则是——宁缺毋滥!”

决定在五星级酒店安装“宝贝”后,接下来就是在全市五六家知名的五星级酒店中选中一家。金良认为,在事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嗯,金良就是这么看待他们将要干的事情的),尽量在多家酒店安装几套设备,能够让分散他们有限的精力。该市有三家政府背景的五星级酒店,平时为商业所用接待商务客人,有政府会议时就用来招待与会嘉宾。这些酒店多是政府招待处改头换面而来的。金良坚定否决了政府背景的宾馆,他认为:“不该找的麻烦就不要找。”剩下几个选择中,皇冠大酒店无论是豪华还是在名气,都是第一的。“就是它了!”金良下了决心。

皇宫大酒店一直给金良金碧辉煌的印象,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许多年,他一直对这座美轮美奂的巨大建筑怀有复杂的感情。在百姓眼中,皇冠大酒店从来就是巨大财富和高贵身份的象征。特意打理了一番,金良和黑子两人走进了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金良心里不由一阵喟叹:唉,终于理解人为攫取财富而不择手段的心理了。眼前的一切让金良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乡巴佬,他开始有点局促不安,但这对比也让他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想,这些衣着光、鲜趾高气扬的家伙,很多也是通过见不得人的手段才到达这个地位的,现在你们来此寻欢作乐,那好,我马上就给你们挖一个陷阱!先生女士们,欢迎你们入瓮!想到这儿,金良心里舒坦了,开始微笑地望着大堂里过往的人们。

金良用一个在街上买来的假身份证开了一间套房。一天一千八百元的住房价还是让他心抽搐了一下,拿到房卡后他立刻拉着局促不安的黑子上了电梯。

他们的房间是1806,18层的06号房间。金良用电子房卡打开房门进到房间后,黑子一屁股坐到地毯上。做贼心虚且来到如此豪华气派的大酒店,

他绷得紧紧的神经终于稍微放松了下来。

金良开始打量这间豪华套房。三四十平方米的会客厅,周遭是一套做工精致的中式红木沙发和古色古香的硕大木质茶几,墙上悬挂着几幅国内知名书画家的水墨画,把客厅衬托得高贵典雅,且文化韵味十足。脚下是厚厚的浅蓝色的羊毛花地毯,踩上去软软的。卧室里最显眼的是中央的一张巨大无比的古典红木床,床上是面料柔软细密的意大利的名牌。墙壁上一排柜子正对着床,柜子上摆放着电视机。

“干活吧!”金良招呼刚缓过神来正好奇地这摸摸那看看的黑子。听到招呼,黑子马上把带来的包打开,把工具摊开,摆放好。

两人一起把电视机搬下来,放到客厅的茶几上,然后用螺丝刀把电视的后盖打开。两人研究了一番电视机的内部后,按照预先实验的方法,先在电视机前面的塑料板上选定位置,一毫米的手枪钻钻头只一刹那就钻透了塑料面板。手枪钻是他们特意从五金市场上买来的。卸下钻头,黑子给手枪钻换上一个砂轮片,他还要给针孔镜头和面板结合处修饰一番,好让镜头和面板契合,使镜头有更大的拍摄面。

两人把摄像头在电视机壳内固定好,然后金良把电视机的电源线(机壳内部那段)的塑胶外皮小心剥开,把露出的金属线和“宝贝”的电源线连接起来。这样,只要有客人入住把房卡插入通电,电视机通电“宝贝”就开始工作了。

出了皇宫大门,金良打了个出租车直奔自己家。一进家门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进入“宝贝”的接收系统,他果然看到了皇宫 1806 套房里的画面。OK!

拨通了黑子的手机,金良从镜头里看到黑子从洗手间出来,连块浴巾也没顾上披,赤身裸体地从客厅的沙发上拿起手机来听。金良在电话里嘻笑地对黑子说:“让我猜猜你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啊?”然后装模作样接着说:“我猜你现在正光着屁股在房间里溜达。”

画面里黑子低头看了一眼赤裸的自己,接着恍然大悟,马上凑到电视机不起眼的针孔镜头前,冲着镜头大笑着说:“哈哈,有人偷看,在哪呐?让我把他找出来!”

黑子的声音通过“宝贝”传到了电脑上,从音箱传了出来,音量不小,但

是音质却很差,这是唯一让金良对“宝贝”感到遗憾的地方。除此之外,宝贝的隐蔽性和画面的清晰度都让金良非常满意。画面给他们的震撼就够他们受的了,金良这般自我安慰着。

金良回到 1806 房间,又让黑子在电视机壳紧挨宝贝拾音器的地方钻了两个小孔,以更好地传送声音。这是弥补宝贝音频唯一可做的事情了,金良想。两人一起合力把电视搬到原来的位置上安放好,然后或远或近地对着电视仔细端瞧。只要不对人说起,就算是天天负责收拾房间的服务员,也不会看出正对着房间大床的电视机里有了一双偷窥的“眼睛”。

一切搞掂后,两人百无聊赖,但就此离开又心有不甘——毕竟一千八一天的房间啊。黑子对金良心疼地囁着牙花子:“房间这么空着不干点什么真是可惜了,一千八百块呀! 嗞,嗞嗞。”他转头小心试探着对金良说道:“要不你联系下嫂子,你们俩就在这儿……”

“别跟我提她,两个月前她就不是你嫂子了!”一提起苏小玲,金良立刻变得不耐烦起来。

一看金良心情不好,黑子知趣地打住,跑到卧室开了电视看。金良想着心事,在客厅里厚厚的地毯上不停地来回走动。现在,他已经安排下金钩钩,只需要安心地恭候猎物上门了。一想到马上要发生的无数种可能,他的心立刻被期望占满——会有什么事发生呐?

第二章 两条咬钩的鱼

韩开业,如果要票选这个城市的一百位成功人士,那韩老板肯定名列其中。韩老板靠倒腾门面房起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旗下有两大专业市场,一座是城市西部的五金市场,另一座是坐落在远郊的胶合板市场。他现在就靠这两大市场的租金收入挥霍着生活。“我挣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生活得更丰富多彩些吗!?”韩开业经常说。

韩开业的办公室有很多漂亮的姑娘为他工作。公司的人事部经理知道老板的喜好,所以招聘的女员工一定得是身材一流、长相漂亮的年轻女郎。人事经理初选过后,一定要韩老板亲自把关面试。韩开业面试一位女员工大概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据面试后的女孩说:韩董面试问得很细,细到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和男朋友的关系等等。留下来的女员工经常会被韩老板拉去应酬,面试时已有言在先,公司安排的一些活动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不可推脱的。有些新员工“适应”不了公司的“企业文化”而离开,有些女孩走的时候像是受到很大刺激,大骂“什么玩意儿!”,但是,骂归骂,留下来的人还是不少,谁叫中国人口多,就业率(包括女大学生的就业率)又那么低。

这次跟韩开业出去应酬的是一个叫费雪的女孩,这是第二次被他拉着去参加他的一帮子狐朋狗友的聚会。

费雪长得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漂亮,肤色白皙细腻,身材高挑,胸部和臀部的曲线迷人。她大学毕业才两年,但在韩开业那帮黄腔乱开的私人聚会

上,居然也显得从容不迫,一副见过世面的气度。

在七八位放浪的“成功人士”和陪同的年轻女士的酒宴上,费雪没有了初次见识这种场合的拘谨,听他们讲着出新出彩的黄色笑话时,笑容也自然和放松了许多,他们伸过来酒杯,也毫不扭捏地端起自己的杯子迎着一碰,然后豪爽地一饮而尽。韩老板,听着周围人对费雪露骨的夸奖,也是满面春风、兴致颇高,也就来者不拒酒到杯干。看今天这个进度,把费雪弄上床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是韩开业如此开心的最主要原因。

酒席散后韩开业让司机自己开车回去,自己打了个车和费雪直奔皇宫大酒店。一路上,他望着倚在怀里的费雪脸红得像桃花,心里早已经想入非非了。

到了酒店,前台的几位服务员冲他微笑着打招呼:“韩先生好!”

他微笑着冲已经熟识多年的服务员点点头,说:“好,开个套间。”

不大一会儿工夫,服务员把房卡双手递过来,说:“1806 房。”

韩开业习惯了酒店豪华套房的奢华,就像他习惯了女孩到最后总能被他拽到床上一样。费雪不像其他姑娘那样对豪华的套房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惊奇,而是装做若无其事,这让韩开业感到好笑。韩开业就是要让女孩们感受下金钱带给她们的震撼,这样她们会更快地折服在他面前。

韩开业去洗手间洗澡了,他要给小丫头留出空间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富豪的享受。

他腰裹浴巾从浴室出来,换上浴袍,然后从容大度地坐在沙发上,喝着进浴室前给自己沏的香茶。他听着费雪悉悉索索地脱去身上的衣物,悄无声息地走进浴室里。他不急,他明白像他这样的人物,要想得到这样一件稀罕东西并不是太难,只要事先铺垫好,就会水到渠成。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才从容地走进卧室,坐在床上,然后望向把自己裹在细软薄被里的费雪桃花般的脸。费雪脸上带着一丝羞涩,不敢和他正面对。他会心地一笑,撩起薄被钻了进去。

他的一只手在费雪赤裸的身体上游走,感觉那年轻肌肤的细腻光滑和紧致,手在她的胸部久久停留,并且加大了些力度,柔软的双乳在他的刺激下变得高耸而硬挺。费雪呼吸变得急促,口中发出“嗯嗯”的声音,他把嘴凑近费雪高高耸起的柔软胸部……

“太他妈的刺激了！”黑子看着电脑屏幕里的激情画面，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

“这就是传说中的现场直播，以后会经常看到，黑子，我建议你保持淡定，淡定！”金良假装一本正经地逗弄黑子。

“我们退房后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住三天，才空了一天，这对儿就来了，这开房率可够高的。”黑子说。

“那是，皇宫大酒店，光这名头就招人，如今这些有钱的王八羔子都把自己当皇上了。”金良酸溜溜地说。

黑子提醒金良：“你没忘了‘录’吧？”

“那哪能啊。”金良指着画面上的一个标志说道：“点了这就是录制状态，这不有显示吗，给你说过好几遍了，你总记不住。”

黑子讪讪地说：“有你就行了，我你还不知道，也就干点力气活，这鼓捣电脑的事别找我。”接着不无担心地说：“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有效客户吧？真的不用我去皇宫门口跟着，看他们往哪去？”

金良自信地回道：“不用，咱们一没车二没经验，跟这帮有钱的主儿，十有八九弄不成。你就别操心了，安生看你的直播，他跑不了。”

黑子听后不再说话，转而盯着电脑屏幕。

此时，屏幕上两人已经“嘿咻”结束，韩开业正趴在费雪上面休息。原来盖在两人身上的薄被早已被扔到地毯上，硕大无比的床上两人无遮无盖，肉体横陈。

张雯清和老公原来都做外贸工作，十年前夫妇俩决定开公司，自己做代理出口、报关等项业务。因为积累有人脉，再加上是做自己家的生意，格外用心，十来年发展下来，把公司做到了每年上千万的收入。经营外贸公司也不用像开工厂那样养很多人，整个公司里里外外全算上也才四十多个员工。公司走上正轨后，张雯清的老公不再像创业伊始那样拼命了，近两三年里一年到头员工也见不到他露几次面，公司的事情全由张雯清一人打理。张雯清起初还颇多抱怨，后来也就想开了，如今房子车子都有了，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做“白骨精”，现在公司几百平米的办公用房也一次性付款买了下来，如此想来，张雯清对老公的“懈怠”就不那么敏感了。